

〔明〕宋懋澄撰

九箴集

飯田利行題簽



九 箒 集

〔明〕宋懋澄撰
王利器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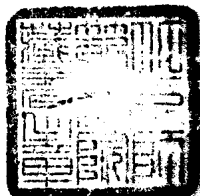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3053

209830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鹿耀世

九 篇 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排版

四川省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176 千字

1984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统一书号：10190·152 定价：1.35 元

序 言

王利器

寒齋插架，有舊鈔本九籀集一書，分九籀集文及九籀別集二種，明華亭宋懋澄撰。據九籀集文卷二所載南雲小言序及九籀集詩序所言，則懋澄尚有詩集，今舊鈔本無之，則此鈔本實非完書，而且連序跋也沒有，無從知道此書爲已刻、或未刻，抑編輯刊行於何時何地也。第從九籀集文觀之，凡涉及本朝帝王及皇后時，都作空格以示敬意，而別集在這些地方，却不如是。尋九籀別集目錄大題下記云：『全集卷帙甚富，燬於兵火，今先梓別集行世，全集別出。』所謂『兵火』，當指明、清之際的戰爭而言，則九籀集蓋編輯於明季，而別集則選刊於清初也。今記錄九籀集文各卷之著者、校者如下：卷一爲『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卷二爲『友人周叔宗本音甫校』，卷三爲『友人吳運嘉叔嘉甫校』，卷四爲『友人錢希言簡栖甫校』，『友人陸胤泰長康甫校』，卷五爲『友人周宗建季侯甫校』，卷六爲『友人譚元春友夏甫校』，卷七爲『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友人王懋錕伯高甫校』，卷八爲『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友人張肇載之甫校』，卷九

爲『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友人施繼先兆開甫校』，卷十爲『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友人姚□□用晦甫校』。其別集四卷題署都爲『華亭宋懋澄幼清甫著』，『婁東吳偉業駿公甫選』。其別集內容，則卷一爲赤牘，其餘三卷都是稗編。赤牘爲九籥集文所無，卷三之稗編全部，及卷二之日本刀、卷四之負情儂傳、顧思之傳，則俱見於九籥集文。這是現在所已見的九籥集文和別集二書的概況，今既合編爲此本，仍復保留其原目於二書之首，以存其真。尋方志言澄有相公論三首，及修志狀、上大宗伯羅萬化書，葛道人傳言有葛成謠，今俱不見於集中，又今所見的周處士魯仲連贊、放生偈及雲間雜識序，亦不見於九籥集文，則其文已有所刊落了。乃從秋士選詩、皇明詩選、松風餘韻、帝京景物略、葛道人傳等書中輯得詩八十六首，已經把重複的都汰去了。並以所輯周處士魯仲連贊等三篇佚文，作爲附錄一焉。

據吳偉業所選九籥別集目錄，原附錄有宋幼清先生傳，可惜我所藏的舊鈔本已佚去此文。尋此傳當卽陳子龍所撰之宋幼清先生傳，今據陳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十遶錄，以補其闕；梅村家藏藁卷四十七有宋幼清墓誌銘，亦並鈔存，作爲附錄二；仍據今所見志傳諸書，最錄其行事，以爲陳、吳二文之拾遺補闕焉。

宋懋澄，字幼清，號稚源，一作自源（二），華亭人，萬曆壬子（一六一二）舉人。父堯俞，祖父坤，曾祖父公望，高祖父倫，九籀集文都有傳。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十三：『竹嶼山房雜部三十二卷。是書凡分五種：養生部六卷，燕間部，樹畜部各三卷，明宋翊撰（二），種植部十卷，尊生部十卷，翊子公望撰，公望子懋澄合而編之。』標注：『按孝慈堂目云：「八部，共四十三卷。」疑四庫本五種未全，尚有家規、家要、宗儀三部。』案：余所見明刊本宋氏家要部、宋氏家儀部、宋氏家規部、宋氏燕間部，題署都是『華亭宋翊久夫甫著』，『從玄孫懋澄稚源甫校』。則宋翊與宋倫是弟兄行，而簡明目録又以懋澄爲公望子，蓋亦未嘗得見九籀集而臆爲之說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郭廷弼纂修松江府志卷三十六科目二鄉貢：『萬曆四十年壬子科：解元張瑋，宋懋澄幼清，嘉靖壬子（一五五二）堯俞子，華亭，南監。至本朝，子徵興貴，累贈中大夫大理寺少卿，加一級。』又卷四十四文苑：『宋懋澄，字幼清，孝廉堯俞子也，年弱冠，能文章，喜交遊，慕古烈士風，私習兵法，散財結客，欲建不世功。年三十餘，始折節爲儒，北遊京師，爲大學生，時明光宗與福王同出閣講學，禮數無所差等，懋澄上書大宗伯羅萬化，謂「皇長子、皇次子出閣，若威儀不定，必啟天下之疑。」書凡數百言，宗伯大驚。

然時多忌之者，遂歸屏居，歲餘，居母喪，一如古禮。萬曆壬子舉於鄉，三試南宮不第，卒。懋澄當萬曆時，遇人必抵掌論世事，嘗喟然歎曰：「二十年後，天下將有兵，而我不及見也。」後卒如其言。詩文奇矯俊拔，尤工尺牘及稗家言。有九籥集、別集行世。子徵輿，成順治丁亥進士，今官宗人府丞。又卷五十藝文：『九籥集、九籥別集四卷，以上舉人贈中大夫大理少卿宋懋澄幼清著。』又卷五十四遺事下：『萬曆間，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洲圻、施石屏大經、宋幼清懋澄、俞仲濟汝楫四先生爲最。幼清先生尤多秘本及名人手鈔、舊揭碑刻。』又：『宋方林先生堯俞墓，江右劉小仙所擇，王達字先生參定之，用丁巳、丁亥分金。時幼清先生艱於舉子，小仙曰：「生子在巳年，以亥年貴。」後果丁巳生子輿登第，其言果驗。』錢希言，他曾參加校訂九籥集工作，在戲瑕卷三蘇意寫道：『華亭宋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生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部，有新選駙馬詣臺考論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送進，蓋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於其論義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虞一時爲長班傳出，傳者、聽者並誤作蘇州之蘇解，至是臺省卿守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意，沿爲常談，後至聞於禁掖，至尊亦言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

意者，言吳俗脫略不拘也。今賓至分東西坐謂之蘇坐，悉備於此。伏獵弄麋，何代無之，可供團扇掩口。『王士禎帶經堂集卷八十一蠶尾續文九書宋孝廉事：『雲間宋孝廉懋澄，副都御史徵輿之父也。精數學，徵輿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啟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徵輿成進士，始開前函，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其後，康熙丙午（一六六六），果以宗人府府丞遷副都御史，官至三品，明年丁未（一六六七），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宋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君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懋澄爲治後事畢，乃歸，謂夫人曰：「白君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籀集，如裨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皆集中所載也。』這篇文章，王士禎又津津樂道地在池北偶談卷二十二宋孝廉數學重述一遍。李延是南吳舊話錄卷四：『幼清與余交，慨然有用世之意，非豎儒輩所能測也。弱冠，薄經生言，喜交遊天下豪傑，三十餘年，始折節爲儒，非其志也。』（鄉評錄）又卷十九：『萬曆壬子科，宋懋澄，一百二十

五名，華亭縣人，監生，詩。（南國賢書）『姚弘緒松風餘韻卷四十二：『方志：『懋澄字幼清，年弱冠，以詩文著，比人北雍，文戰久不利，轉徙而南，中萬曆壬子鄉試。父堯俞，以孝廉議江陵不守制，發萬言書，江陵既沒，爲人所共誅。懋澄乃作相公論三首以白其勳。所爲詩文，奇矯雄特，無俗子韻。慨然以修志自任，具狀上臺，如三江之沿革，百瀆之通淤，城有議擴之條，邑有割分之說，役宜計畝，而荒熟難於適均，富當重差，而花詭無由悉詰，五年既有一定之役，逐年應無不測之差。語皆卓落，惜不遂其志也。』陳鑑虎丘茶經注補八之事：『宋懋澄欲伐虎丘茶樹。』這些，都是宋懋澄遺事之頗可考見者，雖說是一鱗半爪，但對於了解他的生卒行年，道德文章，是有一定參攷價值的。懋澄將遷居金陵議寫道：『壬子借一於南都，不捷，當僦數廬於金陵，彙墳典，誦讀其中，窮羣經諸史之奧，及國朝掌故，與百家言，暨周髀、甘石、稗官、藝術之書，以迄二氏。』（三）此一役也，終於告捷，遷居之議或未果，而其窮裨官家言，不啻若自其口出，這是有關宋懋澄學術文章的自白，尤足爲知其人論其世之助。

所著九簡集、松江府志、安雅堂稿、梅村家藏藁、帶經堂集、池北偶談都提到了，

情史、情種、秋士選詩、皇明詩選、松風餘韻、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藜照閣選尺牘、雲集都引用了，則流傳不可謂不廣，然而初不見於各家著錄，豈非以其爲禁書之故也！書名九籀集者，懋澄自記云：『鮑參軍升天行云：『五圖發金記，九籀隱丹經。』余好養生家言，故以名篇。一名天籀者，以斗宿下有天籀八星，而余生斗分也。』尋文選鮑明遠升天行李善注云：『尚書曰：『啟籀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籀。』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籀也。』緯略卷二云：『鮑明遠詩：『五圖發金記，九籀引丹經。』……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故云九籀。』宋祁擬杜子美峽中意：『十年不識長安道，九籀宸開紫色深。』（四）則又用鄭注易緯之義。然懋澄既自舉升天行爲言，則其書命名之義，是用『隱丹經』，而不是用『開紫氣』了。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三醫書類著錄：『九籀衛生方三卷，宣和宗室忠州防禦使士紆撰。』則在懋澄之前，已有以九籀名書的了。譚元春讀到九籀集後有詩寫道：『俞君示我九籀集，恍從地底見蠻嶽。』江南骨體傷秀媚，此君出語何淵博。書等於身文充屋，把君半帙見君腹。寥寥晨星不幾人，相與撐支若一木。曉見山雲暮已掃，回首螢光卽腐草。感慨萬事不肯言，向我但言官妓好。此身只在南都裡，出門相見動十里。何況扁舟歸去來，漠漠新

秋點江水。』(五)是其書其人爲友朋所推重如此。其書專闢稗編，這在封建時代的集部裡是絕無僅有的。陳繼儒謂宋懋澄：『子喜稗官家，毋失此奇事。』(六)王士禛謂：『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七)郭廷弼謂：『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八)都指出其擅長稗官家言，算是把本書的特點抓住了。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卷六刪補文苑植橘二卷：『此書宮內省圖書寮(九)與德富氏成實堂均藏一部。宮內省所藏，係高麗鈔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八字。目二卷，正文乃分四卷鈔之。成實堂所藏爲高麗活字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書二卷，目與宮內省鈔本同。二書卷首並無序。曰「刪補」，似尚有舊本。所收多唐人傳奇，明人小說亦有三數種。負情儂及韋十一娘篇見於一卷。負情儂所寫爲萬曆間杜十娘事。按馮夢龍情史卷十四杜十娘條結云：「浙人作負情儂傳，卽此文。」此傳余於明人集及說部中搜求數年，絕不可得，今乃於此見之。與長澤先生在宮內省閱書時，無意獲此，爲之狂喜，而長澤先生亦忻然，若博塞之得采頭也。又案王漁洋池北偶談卷二十二云：「明宋幼清有九簫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九簫集清初人尚多見之，而今無傳本。幼清，雲間人，不得云浙，豈負情儂傳自爲浙人所作，抑馮氏一時誤記，偶以文屬之浙

人耶？韋十一娘篇記程德瑜事，即凌濛初初拍程元玉店肆代償錢篇藍本，而所寫比初拍尤詳。……此二篇文皆甚長，然殊不及唐人之生動，但亦非苟作。此文苑植橘或爲朝鮮人翻明本，或是當時朝鮮人選宗邦之文，以余譾陋，不能考證。要之，其刊書時代，至早應在萬曆以後耳。『九篇集稗編，對話本有直接關係的，除孫楷第所舉負情儂傳而外，還有海忠介（肅公）（瑞）（二）、劉東山（二）等篇，也都是膾炙人口的故事。至於珍珠衫一篇，情史類略卷十六情報類作珍珠衫，情種卷四收入此篇，總評云：『此珍珠衫也，坊間有舊刻，得此，後來居上。』案古今小說一刻，燕居筆記下層卷十一都有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平話，袁于令有珍珠衫傳奇，然則新珍珠衫蓋據平話改作也。這些，都足說明九篇集是今天研究中國小說發展的第一手材料。當日者，陳耀文所編花草粹編詞選集，據小說和水滸傳收入詞若干闕（三），明末刊行之□□□□（三）文選集，至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刊載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斯二者和九篇集稗編之出現，難道不是明代末年小說平話登上大雅之堂的破天荒之舉嗎？這真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應該大書特書的。然而，過去治小說家言的，提及杜十娘事，僅據孫楷第之說爲言，既未見到文苑植橘原文，更沒有看到九篇集原書，以致出現一些舛悞之詞，則此書之亟

當公之於世，誠爲今天不可再緩的事情了。可惜我所藏的舊鈔本，已於十年動亂中損失，幸而還有當年錄副準備付梓的清本，亟以之公之於世，以廣其傳。這個本子，雖不是完書，但有關小說部分，幸而全部保存下來，固不幸中之大幸。至其詩集，雖付之闕如，然見於各種選本的，大都爲其精華所在，今所輯得的，奚翅威鳳一羽，繡虎一斑，如全集尚存於人間，從而補其缺遺，正其失誤，則此本又奚翅他日之筌蹄也。

註：

- (一) 明刊本李紹文雲間雜識有宋懋澄序，篇末署年爲「乙卯（一六一五）端陽日友弟宋懋澄自源甫頓首撰」。
- (二) 四庫全書文津閣本養生部卷三，『宋翹』作『宋詡』，不足據。
- (三) 九籥集卷八。
- (四) 宋詩百一鈔卷五。
- (五) 譚友夏合集卷十八（嶽歸堂已刻詩選）從俞羨長讀宋幼清九籥集宋復以長歌見贈。
- (六) 九籥別集卷四葛道人傳。案繼儒晚香堂集卷二有宋讓木稿序，卷七有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壽，亦爲與宋氏有關之文獻。
- (七)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蠶尾續文九書宋孝廉事。

(八) 松江府志卷四十四文苑。

(九) 日本關西大學大庭修教授謂余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已將宮內省圖書寮改爲宮內廳書陵部矣。』
(一〇) 稗編所載，有膾炙人口之『海瑞指絳』等事。

(一一) 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劉東山誇技順城門，李漁笠翁一家言秦淮健兒傳（又收入虞初新志卷五）俱本此。今收入秦淮健兒傳，作爲附錄三。

(一二) 陳耀文纂花草粹編，有萬曆癸未（一五八三）序，其卷三據清湖三塔記收入繡縷金『幾回見你簾兒下』二闕，
卜算子『幽花帶露紅』一闕，卷四據小說收入朝中措『鳳凰歸去碧雲空』一闕，卷五據小說山亭兒收入鷓鴣天『醉似珍珠顆顆停』一闕，卷六據張老小說收入玉壺冰『西園摘處』一闕，卷八據小說收入疊青錢『夏日正長』一闕，卷九據清湖三塔記收入水調歌頭『屏間金孔雀』一闕，卷十據水滸傳三卷收入金主亮百字令『雪』一闕，此詞見百回本水滸全傳第十一回，而云『三卷』者，蓋所據爲二十卷百回本也。

(一三) 亡友王重民先生曾爲美利堅合衆國國會圖書館及洛克菲爾氏藏書編目，曾出其初稿示余，見文總集部，二者俱收有明末刊行之□□□□一書，云以三分之一篇幅收入三國演義及水滸傳，惜當時未將書名記下來，如今僅在腦海中留下爲四個字的書名而已。它日者，或王重民先生所編書目問世或美國朋友能舉國會圖書館或洛氏藏書有關於此書情況，詳以見告，企予望之也。

出版說明

九籥集，明宋懋澄撰，清初人尚多見之，而今無傳本。松風餘韻引方志謂其『所爲詩文，奇矯雄特，無俗子韻』，雖難免溢美之譏，然其詩文的確寫得樸實簡潔、曉暢自然。尤爲難能可貴者，是他對稗官家言所持態度。他曾表示願『僦數廛于金陵，彙墳典，誦讀其中，窮羣經諸史之奧，及國朝掌故與百家言，暨周髀、甘石、稗官、藝術之書，以迄二氏』（一八〇頁）。將『稗官』家言同『羣經諸史』、『國朝掌故』相提並論，是極有胆識之見；他並在自己著作集中，專闢『稗』編，這在封建王朝時代，是絕無僅有之事，係使小說平話登上大雅之堂的創舉。而集中之負情儂傳、海忠肅公、劉東山等，則爲治中國小說發展史者提供了某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淵源的第一手材料。此書且爲過去許多治小說史者所未見，故亟當公之於世。

本書包括九籥集文、九籥別集、九籥集詩輯錄及附錄。前兩部分據王利器先生所藏舊鈔本排印，詩及附錄中之三篇佚文，則係王先生輯自多種他書者。

九籥集總目

一	序言(王利器).....	一
二	九籥集文.....	一
三	九籥別集.....	三七
四	九籥集詩輯錄.....	二九
五	附錄.....	三三

九
簫
集